学之五界

□肖复兴

在我看来,除极个别的天才之外,善学和苦学,是筋骨密切相连分不开的,两者应该是相互渗透而相辅相成的。

71年之前,即1943年,京剧名伶余叔岩去世之后,有一位名为凌霄汉阁的剧评家,写了一篇题为《于戏叔岩》的文章,在当时颇为出名。至今,在评论余叔岩成就得失的时候,仍然不能不读这篇文章。那个时代,老生皆尊谭鑫培为宗师,余叔岩学的也是谭派。因此,在评论余叔岩之前,这位凌霄汉阁先提出一个观点:伶人学艺,自有渊源,包括谭鑫培自己和其他学他者,此等学习,有善学、苦学、笨学、浅学和"挂号"这五种学法之分。

善学,是指先天自己本钱足,而后天又能够"体察自己,运用众长",谭鑫培自己是也;苦学,是指自己本钱不足,但后天能够勤能补拙,余叔岩是也;笨学,是指枝枝节节,竭力描摹,却"不识本源,专研技式",言菊朋是也;浅学,是指只学得皮毛而浅尝辄止,王又宸是也(王是谭鑫培的女婿);最末等的是"挂号",是指那些只有谭派的字号而无谭派的功夫,"如造名人字画者,只摹上下欺盖假图章"。

这五种学法,尽管他举例的余叔岩、言菊朋和王又宸,都说得有些苛刻,但你不能不说他说得非常有意思。不囿于谭派之学,也不囿于京戏之学,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技艺,也非常有启发。我称之为"学之五界",真的是五种不同的境界。如"挂号"者那样的混世魔王,学得个博士之类唬人者,如今遍地皆是。浅学和笨学者,自然更是大有人在,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学毕业生多如牛毛却难以出得真正人才的原因之一。

自古学习都是呈金字塔状,最终能够学有成效而成功者,毕竟是少数。这些人都是善学和苦学者。在我看来,除极个别的天才之外,善学和苦学,是筋骨密切相连分不开的,两者应该是相互渗透而相辅相成的。即便凌霄汉阁所推崇的谭鑫培,也不是尽善尽美,再如何善学,他因脸瘦而演不了皇帽戏,不苦学,也不能演出一两百出好戏来。所以,说余叔岩苦学自然不错,但如果他不善学,仅仅是苦学,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如果还说京剧,善学和苦学者多得是。我最佩服的善学和苦学者,是梅兰芳和程砚秋。梅兰芳自是没得说,苦学,养鸽子为看鸽子飞练眼神,快跟达芬奇画蛋一样,尽人皆晓了;善学,更是处处练达皆学问,京剧向王瑶卿学,昆曲向乔慧兰学,文向齐如山学,武向钱金福学,甚至一起排练演出《牡丹亭》时向俞振飞学行腔吐字……今年是程砚秋诞辰110周年,就来说说程砚秋的善学和苦学。程砚秋的水袖,为京剧一绝,当年四大名旦其余三位未能与之比肩,至今依然无人能够超出,即便看过张火丁和迟小秋的非常不错的演出,也觉得和程砚秋差一个层次。无论在《春闺梦》里,还是在《锁麟囊》中,他的飘飘欲仙、充满灵性的水袖,有他的创新,有他自己的玩意儿。看《春闺梦》,新婚妻子经历了与丈夫的生离死别之后,那一段哀婉至极的身段梦魇般的摇曳,洁白如雪的水袖断魂似的曼舞,国画里的大写意一样,却将无可言说的悲凉心情诉说得那样淋漓尽致,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看《锁麟囊》,最后薛湘灵上楼看到阔别已久的锁麟囊时那一长段的水袖表演,如此飘逸灵动、荡人心魄,构成了全戏表演的华彩乐章,让戏中的人物和情节不仅只是叙事策略的一种书写,而成为艺术内在的因素和血肉,让内容和形式、人物和演唱互为表里、融为一体,升华为高峰。

将艺术臻化到这种至善至美的境地,是程砚秋善学和苦学的结果。他练得一手好的武术和太极拳,从三阶六合的动作中,体味到水袖抖袖的动作不应该放在胳膊甩、膀子抡上,而应该放在肩的抖动,再由肩传导到肘和腕上,如一个水流流淌到袖子上,抖出来的水袖才会如水的流动一样美。由此,他总结出勾、挑、撑、动、拨、扬、掸、甩、打、抖十字诀,不同的方式,可以表现出不同姿势的水袖,这就是善学。

程砚秋的水袖,比一般演员的长四寸,舞出的水袖自然更飘逸,但同时也会比一般的演员要难,付出的辛苦要多。他自己说:我平日练上三百次水袖,也不一定能在台上用过一次。这就是苦学。

程砚秋的水袖,不是表演杂技,而是根据剧情和人物而精心设置,每一次都是有讲究的,不像春晚水袖舞蹈中的水袖,乱花迷眼,也纷乱如麻,分不清为什么要水袖甩动,只觉得像喷水池在铆足了劲喷水。据说,在《荒山泪》中,有两百多次水袖表演,风采各异,灵舞飞扬。在《武家坡》里,却只有四次水袖表演,但那四次都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人物心理的外化,尤其是最后王宝钏进寒窑,水袖舞起,一前一后,翩然入门关门,美得动人心弦,舞得又恰到好处,然后戛然而止。

可惜,由于年龄的关系,我错过了程砚秋的舞台演出,如今只能从电影纪录片《荒山泪》中找补回来,但程砚秋那样美妙绝伦的《武家坡》,再也看不到了。

心机学

爱是一种渐行渐远的分离

□许木金

儿子一周岁时,由于工作比较忙,也没有房子,需要租房住,没有人给看孩子,需要雇保姆,在重重困难的重压下,我给儿子断了奶,并把他留在了奶奶家。我的单位离奶奶家四十多里路,那时,我们学校一个月只休两天,一个月上二十八天班。休息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即使这样,我那浓浓的化不开的爱,也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儿子。我能做的是每周六晚坐末班车回家看儿子,一周必须回家一次,雷打不动,以给孩子安全感。只要和儿子在一起,我就不断地跟孩子说话,不管他听懂听不懂。我告诉他,妈妈去了哪里,妈妈在干什么,妈妈为什么这样做,不是你不好,也不是妈妈不要你了,而是妈妈工作忙,照顾不了你。晚上一定带着孩子睡,让孩子充分享受妈妈的爱。我还会提前告诉他妈妈什么时间走,是明天还是后天,是上午还是下午,是一小时后还是两小时后。在这个过程中,儿子慢慢地理解了昨天、今天、明天的意义,知道了一小时是多长时间,能看钟表知道几点。儿子也肯定能感受到我的爱。这是我与儿子的第一次分离。

儿子六岁半上小学,我把他接到了身边。一年级、二年级我接送他上学,上三年级时,我没时间接送,就让他骑自行车上学。开始我有些担心,常跟在儿子后边护送,慢慢地,他的骑车技术比较熟练了,我就狠狠心对自己说放手吧,于是就让儿子自己骑自行车上学。等待儿子放学回家的过程我也很担心,只能自己宽慰自己:没事的,儿子能行。儿子在自己骑车上学的过程中学会了很多,也锻炼了他的自理能力。有一次,放学后半个小时过去了,儿子早该到家了,可是还没回来。我不安地在家里踱着步,正在这时,儿子回来了,两手黑黑的,全是油,小脸红红的,全是汗。原来,在路上自行车掉了链子,他修了半天没修好,只好推着回家。回来了,我就放心了。这是儿子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自己还能把困难解决了,也没有哭,真是勇敢的男子汉,我适时地表扬了他。

这一表扬不要紧,更激发了儿子的积极性和正能量。有一天他回家后对我说,回家的路上,他同学骑自行车跌倒了,摔破了腿,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他帮同学扶起车子,还用自己口袋里的一元钱买了创可贴帮同学贴上,然后一起回家。

每每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奶奶爷爷接送着、呵护着,我心里好生羡慕呀!但看到我儿子自理能力那么强、喜欢帮助别人、非常体谅父母的辛苦等优点时,我也很庆幸自己这些年教育儿子的做法,无意中印证了专家的理论——"爱是一种渐行渐远的分离"。

儿子今年上初二,成绩很好,学习习惯也很好。他每天晚上回到家,先吃晚饭,然后进自己的房间做作业,做作业期间精力很集中,几乎不出房间,我也从不打扰他。做完之后,出来吃点水果休息一下,然后再预习第二天的功课,有时还要把以前出错的题目改到错题本上。九点上床,上床前把需要背的东西放到床头,用五六分钟背一遍然后睡觉。他没有不做作业、逃课上网、逆反这些让我操心的事情,我这当妈的感觉很轻松。

看着儿子慢慢长大,我计划着把更多的事情交给儿子独立去做,让儿子在这放手的爱的滋养下茁壮成长。

碎碎念

老人如婴

□王永奎

人们常说"老小孩",意思是说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以前,我不明白:人老了为什么就像小孩子一样呢?但自从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才算明白了个中原因。

记得邻居大嫂说过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次,她买了葡萄等水果带着孩子回娘家探望90多岁的奶奶。奶奶已经失去自理能力,瘫坐在椅子上。到了奶奶家,大人们忙着洗葡萄给奶奶吃,还没有洗完,小孩嘴馋,拿着先洗好的葡萄出来吃。小孩哪顾得上孝敬太奶奶呢,自顾自吃了起来,被太奶奶看见了。太奶奶老泪纵横地大哭了起来,说:"都给他们吃,不给我吃!"邻居大嫂说完,我们都为老人的可爱而大笑起来。

我岳母七十多岁了,但她人老心不老,总爱评说家长里短,每次回家总是听她唠叨:"你堂妹回来给你婶婶买了金手镯,带她烫了发,染了色,又给她买了新衣服、皮鞋。人老了,穿什么都不好看,瞎糟蹋钱。""隔壁王大嫂的女儿给她买了对金耳环,一脸皱纹,戴上耳环一点都不配……"听得多了,总觉得在岳母眼里,老年人打扮自己就是乱花钱,老了,打扮给谁看呢?前几天我和妻子回去看她,偶然间我发现岳母居然打了耳洞,还在恢复中。妻子万分惊讶,问道:"妈,你打了耳洞?"岳母高兴地说:"是呀!你二妹给我买了对金耳环,不打耳洞怎么戴呀?"我愕然,知母莫若女啊!

老父生病了,我带着他去看病,可住了几天院,每天打不完的吊瓶,居然还高烧不退,又查不出病因。时值禽流感高发期,医生说:"去拍个片子吧!"我扶着老父来到透视科,在门前椅子上坐着等待,我正焦急地看自己排到了多少号,却猛然听到旁边的父亲旁若无人地张大嘴巴哭了起来。我赶紧把父亲搂到怀里,像一个父亲拍着婴儿一样拍着他的后背,我微笑着问道:"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忙着排队,对你不够细心,生气了?"父亲止住哭泣,说:"我是不是得了禽流感啊?"说完又伏在我的肩头哭了起来。我边拍边安慰道:"怎么可能呢?你又没有接触那些致病的东西,医生说你只是重感冒,没事的。我们再查一查,很快就好。"父亲很听话,像孩子一样渐渐平静了下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在父母温暖的羽翼下日益健壮,而父母却日渐衰老,羸弱的他们对子女的依赖犹如小时候的我们对他们的爱的渴盼。请张开我们爱的臂膀,来庇护年迈如婴的父母,一如当年他们对年幼的我们的呵护。